

语境生成“三分说”

罗迪江

(广西工学院 外语系, 广西 柳州 545006)

摘要: 语境问题一直是语言学、语用学、哲学等所关注的问题。语境是普遍存在的, 又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系统, 与意义的生成是互生互存的。基于这个理念, 本文尝试提出语境生成“三分说”, 即语境与意义的动态生成是通过语境建构、语境凸显与语境转换三个层面来实现的。

关键词: 语境; “三分说”; 语境建构; 语境凸显; 语境转换

中图分类号: H 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390X (2007) 02 - 0053 - 05

Triple-Level Hypothesis of Context Generation

LUO Di-jia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Guangxi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Liuzhou 545006, China)

Abstract: Context problem always stands in the fields of linguistics, pragmatics and philosophy. Context is universal and it is a dynamic-generated system which is inter-grown and inter-dependent with the meaning. Based on this idea, the present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propose “triple-level” hypothesis of context generation, i. e., the dynamic generation of context and utterance meaning is achieved by means of three levels——context construction, context prominence and context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ontext; “triple-level” hypothesis of contextual generation; context construction; context prominence; context transformation.

语境是一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看似平常却是难以界定的、错综复杂的概念。只要有阐释与论述的地方, 就会有语境概念的存在。可以说语境是普遍存在的。综观语言学、哲学、文学、科学、哲学、宗教、社会人类学等网络, 无一不涉及到语境。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 也是一个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概念。综观语境研究的动向, 语境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静态到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 语境研究进入了一个在静态研究的基础进行一次更为深入的、更为明确的、更为清晰的动态研究。这种研究大大促进了人们对语境的认识与把握。在语言学、语用学、哲学等学界里, 学者们都趋向于这样的共识: 语境不是预先给定的, 而是动态生成的。然而, 无论我们对语境研究有多么完善, 那也只是其特定

范围内的完善。当我们要着眼于与语境相关的未知领域时, 我们需要对语境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现象进行再一次“解码”、“破译”、“去蔽”。本着这种态度以及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本文试图提出语境生成“三分说”, 以期对语境生成进行一次更为充分的描述与解释。也就是说, 语境与意义的生成是互生互存的, 是通过语境建构、语境凸显与语境转换等三个层面来共同实现的。

一、语境的动态生成

当语境的研究从静态的角度转向动态的角度进行把握与理解时, 语境生成成为语境动态研究的核心概念。语境生成其实是对语境的重新审视与重构。它所要表明的是, 语境是一个动态的生

成系统，这个系统在与意义生成互动中不断地构建新的语境。在语境生成的过程中，“语境参与语言意义的形成过程并嵌入其中，因而同语言的意义是分不开的”^[1]。语境可以制约语言；相反，语言也可以创建语境。也就是说，语境生成与意义生成的过程是动态的，是互生互存的。语用学、认知语言学中有关语境的论述，早就已经深入地探讨语境生成观。例如，Verschuren^[2]认为，语境是由说话者和解释者之间关于外部事物的动态性相互交流而从无限多的可能性中创造出来的。意义生成的过程是话语与语境因素的互动过程，不同的语境因素可以左右语言的选择，改变话语的意义；而不同的语境选择也会影响到语境的变化。相比之下，Langacker & Lakoff、Sperber & Wilson、Givón 等人对语境的考察更多地从心理现象对语境进行论述。Langacker & Lakoff 等人开创的认知语言学更加强主观因素对语境构成的主导作用，认为语境就是一种心理现象^[3]。Sperber & Wilson^[4]认为，语境一种心理建构体，是人们所知道的一系列事实或假设构成的集合。正是这些假设而不是客观世界的实际状态影响对一个话语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语境并不局限于直接的物理环境或前面刚说过的话语。Givón^[5]明确指出，考察语境的路径是“从物理现实的阐释到心理现实的阐释”，语境是“被解读的他人心理”（contexts as other minds），并把交际语境解读成一个系统的在线建构（the systematic on-line construction），一个关于对话者的信念和意向状态的心理模式的建构。

在交际过程中，语境与人的心理表征（mental representation）是紧密相联的。“说话人对他们之间的交流和这种交流所发生的语境是有所领悟的，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功地参与这种交流，语境也不能对这种交流起任何作用。”^[6]同时，“交际是‘互动意义’的生成和理解，它一方面以动态的洽商和语境领悟为基础，另一方面以基本‘给定’语境为出发点”^[7]。在领悟与生成语境的基础上，我们总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运用我们的心理表征对语境进行在线构建，甚至操纵语境。可见，语境决非是一个单纯、孤立的实体，而是一个在人的心理意向性（mental intentionality）作用下具有动态的生成系统。正如刘高岑^[8]所说，“语境的运作过程实际上是诸语境要素不断调配、

整合并把新的意义和指称要素引入进来的过程，而语境要素的整合、新语境要素的引入以及新意义的生成等等，归根结蒂都要通过心理意向网络构建新的意向性对象来完成。”语境通过心理表征建构了生成过程，又从心理表征融合了交际主体与对象、语言形式与意义、意向与信念、隐性与显性的要素，并通过心理意向状态去建构新的语境并决定了语境的动态意义。语境生成就体现在融合这些因素的过程展示了它的一切显在的、潜在的动态功能。

语境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当我们深入地挖掘语境生成的内在结构时，我们会发现语境生成是一个动态的连续体，与意义生成是互生互存的。我们知道，意义生成的过程是话语与语境因素互动的过程。语境会从不同的层面去建构新的语境，以适应话语意义的生成。因此，语境是在与话语意义相互作用中不断地创建新语境的，新语境又处于不断地更新之中。如果我们把语境视为事物发展的某个状态，那么，自然给定的语境当成初始状态，动态生成的语境可视为变异状态，语境建构的结果可视为终止状态。语境从初始状态到终止状态是一个动态的连续体，交际发展的前后所处的状态都是语境化的，而整个过程的发展是伴随语境的建构。那么这个连续体是如何体现出语境生成呢？这就是语境生成“三分说”所要探讨的。

二、语境生成“三分说”

要理解语境生成，至少需要三个处于不同层次但又相互联系的关键概念。它们是语境构建、语境凸显和语境转换。这就是本文所论述的语境生成“三分说”。在探讨这三个层面时，我们主要从语用学的角度来论述，那么语境的描写与阐述就离不开意义的生成或者说离不开语言使用。因此，我们更多地从语境与语言意义之间的关系来探索语境是如何通过这三个层面进行动态生成的。唯有对这三个层次进行充分地描写与阐述，才能让我们对语境的动态生成有比较深刻地把握与理解。语境生成“三分说”表明，语境不是偶然地生成地，也不是杂乱无章地处于流变之中，而是一个在人的心理表征作用下进行的有律可循的动态生成系统。它的生成是通过语境建构、语境凸显与语境转换这三个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层

面来共同实现的。

1. 语境建构

语境建构是语境生成过程中最主要的、也是最关键的概念。语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个系统在与意义生成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不可避免地建构新的语境。这就是语境生成的第一层面。“实际上，说话者在其说话过程中总是不断地不可避免地创造局部环境，提供作为其行为和活动连续输入基础的语境。”^[9]语境构建这一理念必然认真对待，这样交际中的自然给定才不至于被当作静态的、孤立的、稳定的现象。自然给定的语境并不是一成不变，一锤定音，相反，自然给定的语境是变动不居，随着交际的变化而变化。同时，语境建构不是随意进行的，它是以自然给定的语境为基础的。因此，语境首先表现为一个说话者和听话者共处的情境，对谈彼此传递或取得的意义内容是从语境深处呈现出来的；再者，语境又结合着语言而不断生成，而听话者也现时地知觉语境的氛围并不断地调适他的意向行为，因此语境不是一个言语发生之时给定的背景，它不独立于言语的时间性，它是一个历史的生成过程^[2]。可见，语境不仅仅是交际中的自然给定，而且是交际相关各方面互动的一个在线构建体。语境在线建构反映了语境生成存在着不同状态的语境。从这个角度来说，语境建构支撑着语境生成的发展，使语境从初始状态发展到变异状态，又从变异状态发展到终止状态，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语境构建的任务，也是语境建构的核心意义所在。

语境虽然在一切人类思维活动中最普遍地存在，但语境不是万能的，需要通过不断地建构新的语境，才能排斥话语先前的模糊性，生成话语的精确性。在语境建构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刻，都有可能改变语境状态从而使话语意义的生成成为可能性与明晰化。语境建构其实是对语境的初始状态的重构。在重构过程中，语境不再是自身意义上的初始状态，而是与话语意义生成互动中构成了生成系统的两个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构造对象。因此，在语境生成与意义生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把握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初始状态，而是语境这个连续体（即从初始状态到终止状态），并使其成为构造对象。例如：

- (1) A₁: Mum. You know those brown glasses?
B₁: Mm.

A₂: The ones we got from the garage?

B₂: Mm.

A₃: Do you use them much?

B₃: Not really, no.

A₄: Can I have them then?

B₄: Yes.

从某种角度说，语境的初始状态是A与B都知道家里那些玻璃杯。A要借B那些玻璃杯，在语境生成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意向性去建构新的语境，语境建构从初始状态发展到变异状态，如玻璃杯不漂亮→不值钱→家里早有的东西→B不常用它们（即语境从A₁发展到A₄）。从A与B的对话可以看出，语境建构的目的就是减低A的言语行为蕴含的强加程度，增加A与B的商榷性以及B的可接受性，排除B对A话语先前的模糊性，生成话语的明确性，最终能借到那些玻璃杯。可见，在语境建构过程中不断地生成新的语境，语境从初始状态发展到变异状态，又从变异状态发展到终止状态。语境终止状态的出现，就意味着语境建构的结束。从这个角度来说，语境建构不是对语境简单地解读，而是通过人的意向性去领悟语境，动态地生成新的语境来实现交际目的。

2. 语境凸显

在语境生成过程中，语境或显或隐地潜伏着，呈现不同程度的凸显。交际主体会根据语境与话语在互动过程中所映射出不同语境状态的凸显程度来生成新的语境。凸显程度不同，交际主体对语境的生成程度也不同。“语境是由人们探究事件的问题决定的。”^[10]也就是说，语境不是自然给定的，而是在人们探究事件的过程中动态生成的。上面论述到，语境生成过程中是由可以衍生不同的状态，不同的状态会得不同的凸显。语境从初始状态到终止状态，会得到一次又一次地凸显。语境的这种层面我们称为语境凸显。我们可以回到上面的例（1），在语境生成过程中，A为了能借到那些玻璃杯，根据交际的需求，从不同的角度凸显语境，如从凸显玻璃杯不漂亮到玻璃杯不值钱，随着交际的发展又从凸显那些玻璃杯是家里早有的东西，最后到确认B不常用那些玻璃杯，每次凸显的程度都有所不同。语境在生成过程中凸显程度不同，也表明了“语境是由人们探究事件的问题决定的”。事件的难易不同，语境的凸显程度也不同。

语境的凸显是伴随着语境的建构,没有语境的建构,就没有语境的凸显。然而,这种语境凸显不一定是通过外在的客观情景达到,而是通过交际者的心理意向进行在线建构的结果,也就是说,语境凸显是语境不同状态之间在交际者的心理意向的作用下相互协商的结果。语境正是通过人的意向性指向语境生成中的特定语境的状态,在这里,语境得到了一次真正的凸显。从这个角度来看,语境生成是根据交际主体的意向指向,通过语境的状态和性质凸显语境中语言的意义。语境凸显是语境生成的一个重要过程,是对语境的重新描述与建构,在某种程度上渗透了人的意图与心理意向。“凸显”反映了语境生成的意向性问题。可以说,正是人的意向性在指向特定语境的状态时,才构成了语境的凸显,话语的意义正是在语境的凸显中生成的,相反,语境也正是在话语意义的凸显中生成的。这就形成了语境凸显的认知基础。例如,在下面几个句子中,谈论的话题都是“爱情”;而在不同的句子中,话题都是在语境生成的过程中根据交际者的意向性的不同程度凸显不同程度的语境。

(2) a. Love is a journey. (把“爱情”凸显为“旅途”)

b. Love is magic. (把“爱情”凸显为“魔力”)

c. Love is war. (把“爱情”凸显为“战争”)

d. Love is madness. (把“爱情”凸显为“痴情”)

可以说,“语言的意义与语境密切相关。语言的主观性实际上就是由语境中的主观因素决定的。”^[3]语境凸显其实就是语境中的主观因素投射与映现出来的。这种主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意向性决定的。因此,每个话语都可以被赋予不同的语境凸显程度。说话者使用每一话语都是在他的意向性指引下激活自己的认知语境,并不断地建构新的语境。意向性状态不同,所激活的认知语境也不同,语境凸显程度也就不同。例如:

(3) Daughter: Do you know what time is it?

Dad: Yes. Don't you?

Daughter: Yes?

Dad: So, why do you call?

Daughter: Da - ad!^[2]

例(3)语境的初始状态是:父母在一家饭店与朋友相聚,答应女儿十点钟左右回来,但这时已是十一点左右了。此时,女儿给父亲打电话。语境在生成过程中是动态的。交际主体的意向性状态不同,语境凸显也不同。女儿是带着责备的口吻间接地叫父亲回家。父亲是知道女儿的意图的,但由于意向性状态不同,父亲故意提出来疑问来凸显自己的语境,以此来跟女儿开玩笑。当女儿突然意识到了父亲在捉弄她时在语境生成过程中又在另一个层面凸显了自己的语境,即气呼呼地叫出那个呼语“爸—爸”。可见,语境凸显是在语境建构时受到人的意向性状态的指引的。

3. 语境转换

上面提到,交际发展的前后所处的状态都是语境化的,而整个过程的发展是伴随语境转换的。语境的转换为语境生成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从某种程度上说,语境转换是语境生成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有了语境的转换,就有了语境生成的动态性。因此,语境转换与语境建构、语境凸显共同促进语境生成的发展,从而产生“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与“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语境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种再语境化的过程。”^[11]再语境化的过程,其实就是语境不断构建新的语境的过程。新语境的建构,就是在旧语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本质上说,从旧语境到新语境的过程就是语境生成过程中的语境转换。语境存在着不同的状态,它们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转换的。因此,语境生成,从转换的角度来看,具体表现为从其初始状态到变异状态、从变异状态到终止状态的语境转换。概言之,语境转换是语境生成的必然结果。正因为语境是一个动态的生成系统,它必然会从一个阶段转换为另一个阶段,从一个状态转换到另一个状态。例如:

(4) Student: Could I talk to you for a minute?

Professor: I was just about to leave. Can you come back tomorrow?

Student: It's about the paper, which is due tomorrow.

Professor: (Roughly) Ok, do sit down then.^[2]

从例(4)的对话来看,语境是动态生成的,

是从一个状态转换成另一个状态。教授表达了这样一种语境：话语含有一定程度的恼火，甚至还有批评之意，暗示学生应该早一点来。当教授想尽快结束谈话时，学生的语境从原先的转换成“关于教授要明天要交的论文”。学生的语境转换，也导致了教授的语境转换：从原先的气恼情绪转换成发出让那位学生坐下来的指令。可见，语境转换，它是回过头去排除原先的语境而生成适应交际发展的新语境。同时，它也可以排除话语的模糊性，生成话语的明确性。

(5) 张：你的名字不叫李四。

李：什么意思？

张：我看你应该叫李黛玉。^[12]

语境是在不断转换之中生成新的语境。例(5)正是语境的转换才使新的语境生成，也排除“你的名字不叫李四。”原先所蕴藏的模糊性，生成话语的明确性：把林黛玉指称集中中病兮兮的特征转移到李黛玉身上，从而表达李四病兮兮的交际意图。

三、结语

语境的研究是后现代化哲学的趋向。对语境的研究，其实就是对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另一个层面的探索。因为许多学者都“把语境作为语形、语义和语用结合的基础，从而在语境的基底上去透视、扩张和构建整个语言哲学的大厦，将是一个不容否认的趋向。”^[11]本文从语境建构、语境凸显与语境转换三个层面论述语境生成。语境建构是语境生成的基础，语境凸显是伴随语境建构而产生的，而语境转换是语境生成的必然结果。因此，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在互动中共同实现语境生成与意义生成。可以说，语境生成“三分说”就是对语境的重新审视与透视，是对

语境研究的不断深入的结果，也为语境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精确化，更为明晰化的视角。

[参考文献]

- [1] 杜建国. 语境与意向性 [J].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 2005, (4): 15-17.
- [2]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 [3] 谢应光. 语境中的主观因素 [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3, (6): 68-72.
- [4] Sperber, D,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
- [5] Givón, T. Context as Other Minds: The Pragmatics of Sociality,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5.
- [6] Langacker, R. W. The contextual basis of cognitive semantics [A]. In Nuyts, J. and E. Pederson (eds.). Language and Conceptualization [C]. Cambridge: CUP, 1997.
- [7] 侯国金. 动态语境与语境洽商 [J]. 外语教学, 2003, (1): 22-26.
- [8] 刘高岑. 略论当代科学哲学的语境一意向论进路 [J]. 2005, (4): 17-19.
- [9] Gumperz, J. J. Discourse Strategies [M]. Cambridge: CUP, 1982.
- [10] Roy Dilly, (ed.) The Problem of Context, Berhahn Book [C]. 1999.
- [11] 郭贵春. 论语境 [J]. 哲学研究, 1997, (4): 46-51.
- [12] 熊学亮. 试论对关联期待的放弃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3): 1-6.
- [13] Rorty, R. Objectivity, Relativism and Truth [M].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4] Thomas, J. 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1995.